

游侠录



NLIC2970914808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龙文集 062

游侠录



NLIC2970914808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侠录 / 古龙著. --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13.8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884-9

I. ①游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9630 号

著 者 古 龙

责任编辑 郭端飞

校版编辑 王井起

特约编辑 读客赵思婷 读客江培芳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55 千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恩怨分明 /1
- 第二章 风云际会 /38
- 第三章 千蛇之会 /74
- 第四章 八方风雨 /105
- 第五章 云龙入云 /140
- 第六章 峰回路转 /172
- 第七章 急转直下 /205
- 第八章 望穿秋水 /240



第一章 恩怨分明

夕阳西坠，古道苍茫——黄土高原被这深秋的晚风吹得几乎变成了一片混沌，你眼力若不是特别的敏锐，你甚至很难看见由对面走来的人影。

风吹过时，发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，这一切，却带给人们一种凄清和萧索之意，尤其当夜色更浓的时候，这种凄清和萧索的感觉，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浓厚了，使人禁不住要想尽快地逃离这种地方。

然而四野寂然，根本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。

突然，你可以听到一种声音，那究竟是什么声音，是极难分辨得出的，因为你只能在一阵风过后，另一阵风尚未到来时那一刻时间里听到，是以那是极为短暂和轻微的。

接着，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条蠕蠕而动的影子，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根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人影抑或是兽影。

呻吟的声音发出了，于是你知道那是个人影，但是人影为什么会在地上爬行呢？难道他受了伤？难道他生了病？

而且，他究竟是谁呢？从何而来呢？

这些问题，是很难得到解答的，只是此刻四野无人，根本没有人会看到他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思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了。

他极为困难地又挣扎着爬行了一会儿，呼吸重浊而短促，显见得他无

论是受伤抑或是病了，都是非常严重的，严重的程度，已使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人世了，虽然人世也并不是他值得留恋的。

此时若有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他此时的情况，都会惊异得叫出声来的，也会不顾一切地来帮助他，只是此刻又有谁会看到他呢？

原来此人在武林中大大有名，江湖上提起游侠谢铿来，谁不称赞一声：“好男儿！”近十年来，他四处游侠，江湖上没有受到他的恩惠的人，可谓极少，可是他此时此刻，又有谁会来帮助他呢？

风越发大了——谢铿觉得身上麻痹的感觉也越发显著，他甚至连爬都几乎爬不动，然而他却不放弃他最后的希望，仍然在挣扎着。

因为他生存的目的，尚未达到，十年来他朝夕思切的事，仍未做到，他生存在世上，仍然有极大的价值，纵然他此刻倒真的宁愿死去，也不愿再忍受这么强烈的痛苦。

该会遇到个人吧？生存的意念，勃勃未绝，他暗忖：“难道真让我死在这里，唉！老天，你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？”

最使他难受的是，到此刻为止，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，而使自己有了这种几将扩布全身的麻痹。

他也曾思索过昔日的仇家，然而自山西的太原府一路至此，他却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人呀？

何况即使他有仇家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因为他游侠十年，总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来扶弱，至于锄强呢？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真正恶人，他总是谆谆善诱一番，然后就放走的。

因为他深切地了解，“仇”之一字，在人们心里所能造成的巨大伤痛，而武林中多少事端，有哪一件不是为了这“仇”之一字引起的。

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，没有任何言词能比得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人。

游侠谢铿出身武林世家，昔日他父亲虬面孟尝谢恒夫便是以义而名传天下，哪知道却因着一件极小的事故，仍被仇家所害。

那时谢铿还小，但是这仇恨却已深深地在他心中生了根。

这仇恨使得他吃尽了千百种苦头去练武，艺成后又吃尽了千百种苦头，跋涉万里来寻找他杀父仇人的踪迹。

这种他亲身体验到的事，使得他再也不愿多结怨仇，所以造成了他在江湖上慷慨好义的名声。

然他此刻又是受了谁的暗算呢？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虽然并没有留意提防，但是像他这种人，自然会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本能，使他能避免一些他预料不及的灾害。

但是这一次，他那种敏锐的能力像是已经不再有功效了，他竟然丝毫不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受到的暗算，这在他说来，是绝对可惊的。

当他到了这黄土高原上的这块旷野，这种麻痹的感觉才像决堤之水，潏然而来，他既没有预料，也无法抵抗。

以他这么多年的内功修为，竟也再支持不住，而跌在地上，甚至发出呻吟，因为除了麻痹之外，他还感觉到一种难言的痛苦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痛苦与麻痹，此刻竟由四肢侵入头脑了，这使他连思索都逐渐困难起来。

就在他将要失去知觉的这一刻里，他仿佛听到地的下面有人语之声，他暗自嘲笑自己，地的下面怎会有人的声音呢？

但是这人语又是这么明显，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咳嗽的声音，谢铿的心思倏乱，几疑自己已不在人世了。

他终于完全失去知觉，人语、风声，他都完全听不到了。

当然，他不知道，在他最后听到的地下的人语，是完全正确的，在他所爬行着的地面下，的确确是有人住着。

西北的黄土，有一种特异的黏性，有许多人，就利用这种特异的土性，凿壁而居，谢铿存身之地，恰好是在一个高坡上，在这高坡的下面，就有不少人凿壁而居，这种情形除了西北之外，他地是绝对没有的。

当谢铿回复知觉的时候，他并不相信自己已由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回来。

因为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土壁，带着点油的泥黄色，此外便一无所有，生像是一座坟墓。

他又呻吟了一声，微一转折，那种麻痹的感觉仍存在，却已不如先前那么剧烈了。

此时他更是疑窦丛生，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。

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种事倒的确是第一次遇见。

须知昔日行旅远不及今日方便，谢铿虽有游侠之号，但西北却是第一次来，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，那就是他唯一的仇人，手刃他父亲的黑铁手童瞳已逃亡到了边塞。

因此他丝毫不知道西北的风土人情，西北人凿壁而居的特性，他当然更不会知道，此刻他存身之地竟是这等所在，自然难免惊惧。

谢铿正自惊惧交集，眼前一花，已多了一人，他更惊，全身本能地一用劲，想跳起来，但仍然是力不从心，无法办到。

这人来得非常突兀，竟像是从土壁中钻出来的，此情此景，再加上这种人物，谢铿胆力再雄，心头也不禁微微生出些寒意。

但哪里知道西北的这种土窑，根本没有门户，只不过在入口处多了一重转折，只要行动略为快些，便使人看起来像是自壁中钻出的，尤其是像谢铿这样从未到过土窑的人物，更容易生出这种错觉。

那人虽仍强自伪装着硬朗，但他脸上的皱纹和佝偻的身形，却都无法掩饰岁月所带给他的苍老。

只有他一对眼睛，却仍然炯炯发生光彩，毫无灰暗之色。

是以当人们第一眼看到他时，他所带给人们的感觉，是极不相称的。

试想一个有着暮年人的身躯和面貌，却有一对年轻人的眼睛，那在别人的心目中，会造成一种怎么样的印象呢？

谢铿努力地收摄着自己的神智，他知道此刻他须要应付一个极为奇怪的遇合，只是他自己却无法推测这种遇合究竟是祸是福罢了。

谢铿的目光是深邃的，前额是宽阔的，这表示了他的智慧和慷慨。

然而此刻他却迷惘了——沉默了许久，那老人用一种极为奇特的目光望着他，目光中像是他对这被他冒着狂风救回来的年轻人竟有些恐惧。

谁也无法解释他此时的情感，他以前做错过一件事，为了这件事，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，抛弃了他原有的名声和财富，来到这荒凉而凄冷的地方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

很偶然的，他发现了这垂危的少年，更偶然的，他竟能看出这少年所受的毒，而花了极大的心思去救了他。

这不能不说是谢铿的幸运，须知天下之大，除了施毒的人之外，能解开此毒的人，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少之又少了。

而这寂寞、孤苦的老年人怎么却能够为他解开此毒呢？

这当然又是个谜。

终于，老人笑了，虽然他的笑容有些勉强，但总算是笑了。

谢铿也从惊骇中平复了过来，他想起了他方才的情况，那时候他以为已经绝无活命的希望了。

而此刻的情况却很明显地告诉他，他已经生还。

于是他在惊骇之外，开始有了欣喜，欣喜之外，对这老年人也无形中生出了感激。

老人带着笑容走了过来，用手轻轻按了按谢铿的肩头，道：“你不要乱动。”伸手一摸谢铿的前额，脸上竟流露出惊奇之色。

他双目一张，紧紧盯在谢铿脸上，浏览了一转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内力竟这么深厚。”他长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只是你与他结了仇，大约你迟早总有一天会不明不白地死掉的。”

这老人虽然久居西北，但是乡音未改，仍然是一口湖北官话。

须知年龄越大，学习别种方言也就越难，这几乎是人类的通性。

谢铿一愕，倏然色变问道：“我和谁结了仇——”他对这老人的话，的确是惊异了。

那老人两条长眉一皱，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他？”他微一停顿，又接着说，“看你的样子，大约在江湖上闯荡过不少时候，在武林中也有些名声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他？”

谢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蓦地想起一个人来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？”

那老人微一点头。

谢铿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倒奇怪了，我和他素无仇怨的呀？”

一侧头，看到老人一只枯瘦的手正按在他肩头上，色如漆墨，黝黑得竟发出了光彩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脸色更是大变。

他开始静静地调匀体内的真气，因为这时他已预料到将来的事端了。

“但愿我的预料错了。”他暗自思索，“无论如何，他总算与我有恩呀，如果我真猜中了，”又暗叹了口气，接着想下去，“那我真不知如何

是好，最糟的是我的猜想看来竟对了。”

他再偷窥一眼那老人的手，那老人仰望窑顶，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谢铿费力地澄清自己的杂念，集中了心智来思索这件事。

“既然我中了‘无影之毒’，而这老人竟能解救，看来我的猜想不会错了。”他暗忖，“何况他的手竟和我听到的符合——”

他将真气极缓地运行了一周，虽然无甚阻碍，但仍然并不流畅。

于是他气纳丹田，屏除了一切心思，再开始第二次运行。

那老人低下头来，又看了他一眼，心中也是百念交生。

“真像他，除了父子之外，我相信再也不会有这么相像的人了。”老人的长眉，依然紧皱，像是心里也有个解不开的死结，他暗忖着，“若他真是虬面孟尝之子——”

他望着这静卧在他面前的少年，面色已由苍白而逐渐红润，他当然知道他正在运行着真气。

“江湖传言，虬面孟尝的儿子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，对我的仇怨，也是深如海渊。”他难受得很，禁不住又叹了口气，暗忖，“唉，我昔年一时意气，做错了这件事，但是这二十年来我吃尽了苦且深自忏悔着，人们也该原谅我了呀。”

“他方才看了我的手两眼，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所以他在运行着真气——此时，只要我手轻轻一伸，便可以点在他的将台穴上，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必忧虑了，但是我能这么做吗？”

他心中矛盾不已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，为了一件错事，他已付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日来补偿，此刻他能再做第二件吗？

于是，他为自己作了个最聪明、也是最愚蠢的决定：“反正我已老了，对生命，我也看得淡得多了，如果他真要对我如何，那么就让他来吧，昔年我欠人家的债，也早该还了。”

他阖上眼睛，虽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也不去管它了。

等到谢铿觉得自己的功力已恢复了大半，他自信已可应付一切事了，他才睁开眼来，却看到那老人仍静立在他面前。

老人的双手是垂下的，由手腕到指尖的颜色，的确是黝黑得异于常人。

“黑铁手！”这名词在他脑中反复思索着，“除了黑铁手童瞳之外，武林中谁还能将‘黑铁掌’练到这种地步？”

他对他自己的推测，信心更坚定了，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对付这老人，他自己也无法作一决定，这正和那老人的心理完全一样。

黑铁手童瞳和虬面孟尝谢恒夫之间的仇怨，虽然已过了二十多年，但江湖中人却仍未忘怀，因为那件事在当时所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何况虬面孟尝的后人，又是江湖人交口称誉的义气男儿，而他为报先人的仇怨，更是遍历艰辛，这是江湖中所共睹的。

是以这件事，直到现在，仍被江湖中人时常提起，这件事的结果如何，也是大家所极为注意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正是虬面孟尝盛名最隆的时候，山东济南府的谢园，几乎成了武林中人避难消灾，求衣求食的唯一去处。

虬面孟尝先人经商，家财巨富，武功传自少林，已有十成火候。

他仗义轻财，广结天下武林豪士，家中虽然没有三千食客，但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交游之广，一时无双。

但是他少年任侠时，仇家也结了不少，只是他壮年之后，性情大改，昔日的仇家都被他化解了不少，就算还有些，但自忖之下，知道自己若和虬面孟尝为敌，绝对讨不了好去，也就忍下了气。

虬面孟尝性情大改，知道他所结下的梁子，都已解开，所以他却再也料想不到，他昔日无意之中侮辱了一个人，却是他致命之由。

世人之事，每多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虬面孟尝少年时，快意恩仇，在他手下丧生的黑道中人，少说也有十数个，这些梁子，按说都极为难解，然而他却能一一化解开了。

而他在市井之中无意侮辱了一个无礼少年，虽然只是一掌之辱，但是那少年却紧紧记在心里，多年来刻苦自励，除了学成一身别人很难练成的极为阴毒的武功之外，还得到了当时武林中最大的魔头的青睐，而使得虬面孟尝空有一身武功，竟在片刻之间就丧失了性命。

这又岂是虬面孟尝所能预料的呢？

黑铁掌掌力既毒且强，但如想练成这种掌力，其艰苦也是常人所无法

办得到的。

童瞳少而孤，混迹市井，虽然做的大多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但是少年的热血，却使他凡事都以“义”字为先，所以他也算是个无赖中的好汉。

他无意中撞了虬面孟尝一下，那的确是无意的，他根本看得很淡，正想走开，哪知却被谢恒夫一掌掴在脸上。

这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，也许一天，也许十天，最多一月、两月之后就会忘怀了，但童瞳却不然，他将这永远都记在心上。

于是他刻苦求艺，竟被他练成这种武林中极少有人练成的黑铁掌，他以这武林秘技闯荡江湖，不到两年黑铁手童瞳的名字，在江湖中已经大有名气了，虬面孟尝也有耳闻。

只是他不知道这江湖闻名的黑铁手就是昔年他掌掴的无赖少年而已。

终于，黑铁手去找虬面孟尝了。

那是在虬面孟尝庆贺自己的独生儿子十岁生日的那一天。

山东济南府的谢园里，自然是高朋满座，两河东西，大江南北，成名露脸的豪士，只要是无急事的，差不多全来齐了。

就在那一天，黑铁手取了虬面孟尝的性命，谢恒夫一生豪侠，死状极惨，在临死前，他还说出一件令人发指的事。

那就是他的致命之由，并不是中了黑铁手的一掌，而是不知不觉，竟中了江湖闻而色变的无影人的无影之毒。

黑铁手童瞳乘乱走了，又不免有些后悔，这是人们的通病，在事情未做之前，一厢情愿，等到事情过后，却又不免暗怪自己了。

何况他也知道虬面孟尝在武林中朋友太多，自己也不能在中原武林立足，于是他远奔西北，在这凄冷之地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

这些年来，他闭门自思，心里更难受，原来他本性不恶，只不过气量太狭，将恩怨看得太重。

这可以有两种说法，恩怨分明，本是大丈夫的本色，但睚眦必报，却有些近于小人行径了。

此刻，这段二十多年的公案，似乎已到了获得结果的时候，但是事情纷纭，却竟让这寻仇二十多年的孤子谢铿，受了童瞳的救命之恩。

于是杀父之仇，救命之恩，这两种情感在谢铿心中交相冲击着，使得

这光明磊落的汉子一时之间也完全怔住了。

这种情景是极为微妙和奇特的，是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的。

“他此刻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”谢铿微微冷笑，暗忖，“二十多年来的追寻，今日总算有了结果了。”

他心中虽然怨毒已深，抬头一望，看到童瞳苍老的面容，再想到人家对自己的大恩，这么深邃而久远的怨仇，竟像是冲淡了不少。

童瞳轻轻咳嗽一声，倏然睁开眼睛来，这给他苍老的面容添了不少生气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童瞳微微含笑问道：“你是姓谢吧？”虽然这笑容使人看起来，并不能丝毫感觉到有笑意，但他总算是笑着的。

谢铿可大吃一惊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童瞳又一笑，目光远远落在土壁上，说道：“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。”

他再一笑，笑声中混合了更多的叹息，缓缓说道：“血债血还，这事我童某人知道得最清楚，你既是谢恒夫之后，二十多年前我欠你的，今天就还给你吧。”他双目一张，豪气顿生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朗声道：“我可不是怕你，这点你要知道，只不过——”

他颓然长叹了一声，苍老之态，又复大作，接着道：“只是我年纪这么大了，壮志早就消磨殆尽，你要动手，就请快些。”

说着，他又悄然闭起眼睛来，仿佛对任何事都不再关心了。

没有任何事使得谢铿像此刻这么难受过，这是他平生所遇到的最难解决的事，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解决的。

他生平唯一的仇人，和他生平最大的恩人，竟然同是一人，他缓缓抬起身子，缓缓地站在地上，此刻他与童瞳面面对，童瞳脸上满布着的皱纹，在他看来更为明显而清晰了。

土窑中又是一阵沉寂——这使人感觉到更像坟墓了，突然——在这极端沉默之中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笑声，这种笑声和这种情景，的确是太不相称了。

童瞳和谢铿同时一惊，身形半转，眼光动处，却看到这窑洞之内，竟突然多了一人。

那是个妙龄少女，一眼望去，身形袅娜，风姿如仙，在暗淡的光线之下，令人有突来仙子的感觉。

她带着一脸轻巧的笑容，望着童瞳和谢铿两人，而童瞳和谢铿两人，却真正地被她惊骇住了。

“这会是谁？”两人都有这种想法，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下，在寒冷的秋夜里，在这种凄冷的土窑中，竟会发现这么个少女，这真的有些近于不可思议了。

那少女笑容未敛，满头秀发，想是为了外面的风，被一条深紫色的罗帕包住，全身也穿着深紫色的衣服，在这种光线下，任何人都会将她的衣着的颜色看成是黑色的。

谢铿与童瞳非但都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了，而且武功之高，在江湖上都可数得上是顶尖高手，但此时竟都被这个少女震惊了。

一来是因为这少女竟在他们毫无知觉之间闯入，轻功之妙，可想而知。

再者当然是他们都被这少女的来历所迷惑了。

那少女巧笑倩然，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，走得越近，谢铿越觉得她美艳得不可方物，尤其是颊旁的两个酒窝更是醉人。

童瞳的感觉和他大不相同。

他在心底又升起一分恐惧的感觉，这感觉竟和他第一眼看到谢铿的面貌时完全相同，因这少女的面貌使他想起了另一个人，而这个人也是这昔年曾叱咤一时的黑铁手所深深惧怕的。

那少女眼光一瞬紧盯在谢铿面上，又是一笑。

谢铿只觉得心头一荡，他年已三十，闯荡江湖也有十余年，这种心里摇荡的感觉，今日倒的确是他的第一次。

“你还没死呀？”这是少女的第一句话，虽然仍是在巧笑中说出的，谢铿听了，可全然忘记了这个少女笑容之美，心中大骇：“难道我身受之毒竟是这妙龄少女所施的，否则她怎会说出此话？”

哪知这少女一侧脸，又笑着对童瞳说：“是你救他的吗？”

童瞳心里的惊恐，比谢铿更甚，本已苍白的面色，现在更是形同槁木了。

那少女依然笑得如百合初放，甚至连眼睛里都充满了笑意。

她轻轻一抬手，春葱般的手指，几乎指到童瞳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不要说，我也知道是你救他的，我真奇怪呀——”

她故意顿住话，明亮的双眸，滴溜溜在童瞳和谢铿两人身上打转。

童瞳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奇怪什么？”

那少女噗嗤一声，笑出声来，道：“我奇怪你，妈妈就是为了你，才叫我跟着这人，跟了几千里路，才下了手，可是你呀——”

她手一转，手指几乎戳到谢铿脸上，接着道：“可是你却将他救了回来，你说，这是不是奇怪呢？”

谢铿一凛，暗忖：“果然是她下的手！”目光仔细在她身上溜了一转，暗忖：“谁想得到这么个女孩子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”心念一动，又忖道：“听她的口气，昔年使江湖上最负盛名的七大镖头在一夜之间，都不明不白身死的魔头‘无影人’竟也是个女子了。唉，这怎会让人想得到呢？”

童瞳脸如死灰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妈妈也来了吗？”语气之中，显然是对这少女的妈妈十分惧怕。

那少女又一笑，道：“瞧你那么紧张干吗，妈妈才不会来呢。”

她走了两步，坐在土炕上，又道：“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妈妈不知道？哼！那你就错了，你的一举一动妈妈哪一样不知道？”

童瞳和这少女一问一答，谢铿倒真的糊涂了，他隐隐约约有些猜到这黑铁手昔日必定和无影人之间有些牵缠。

而这种牵缠，必定又是关系着“情”之一字。

但奇怪的是这少女最多只有十七八岁，而黑铁手遁迹西北却有二十多年了。

这么多年来，黑铁手与无影人之间，绝未会面，从这少女和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得出来。

那么这少女当然不会是童瞳所生，但这少女之父又是谁呢？

这是第一件令谢铿费解之事。

再者童瞳仿佛对无影人甚为惧怕，一个男人为什么惧怕一个对他有情的女人呢？

难道是他对她有负心之处？

还有二十多年前无影人最多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而已，一个少女怎会如此心狠手辣，而行事又怎会恁地诡秘呢？

最使谢铿难解的是，这无影人对人施毒，究竟是用何种手段，竟在对方毫无所觉的情况下致人于死命，而对方却又大多是武林高手。

以他自己而论，武功不说，江湖阅历不可谓不丰，但是身受人家的巨创，连对方是谁，在何时何地下的手都不知道，这岂不是太奇怪了吗？

他俯身沉吟，对童瞳和那少女的举动，都不甚注意了。

但土窑外却又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两声，按理说在这种狂风之夜，土窑外的咳嗽声应是很难听见。

但奇怪的是这两声咳嗽声音虽不大，但却像是那人在你耳旁轻咳一样，一听而知，土窑外的那人内功火候之深。

谢铿是什么人物，从这声咳嗽里，他极快地就判断出这人功力之高，尤在自己之上。

他不禁大骇：“此地何来如许多高手，此人又会是誰呢？武林前辈中功力比我高的，并不太多，更从未听说西北亦有如此高人。”

须知谢铿在武林中已属顶尖高手，知道有人功力高过自己，自然难免会惊异，也自然难免会有这种推测。

童瞳心中何尝不是如此想法，闻声后面色亦为之一变。

只有那少女，两条长而秀的黛眉轻轻一皱，低啐道：“讨厌，又跟来了。”肩头一晃，也未见如何作势，人已飘然逸出窑外。

童瞳和谢铿面面对，他们之间恩怨互结，到了此刻，更无法作一了断，童瞳尚好，谢铿此时心中的矛盾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尤其是当这事又牵入第三者时，他更觉棘手，就事而论，那少女无疑的是站在童瞳一方，自己敌童瞳一人，自信还有把握。

但是如果加上这年纪虽轻，武功却高，又会施毒的少女，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

何况童瞳又于自己有恩，那么在情在理，自己怎能动手？

若是自己不动手，那又算个什么，自己那么多年来，还不是就为了将

父仇作一了断吗？

他眼中闪烁着不安的光芒，黑铁手幼年混迹市井，壮岁闯荡江湖，什么事看不出来，他当然也知道谢铿此时的心境。

他轻叹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我已活了五六十岁了，人生什么事都早已看穿，这六十年来我所经历的也许比人家一百年还多，此时我就算一死，也算可以瞑目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紧紧盯住谢铿的眼睛，接着说：“你动手吧，我绝不怪你。”

童瞳此时若和谢铿翻脸，谢铿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动手。

但他这么一说，谢铿却越发难受，这是每一个男子汉所有的通性，一时之间，他怔在那里，脑海中思潮混乱，不能自解。

人影一晃，那少女又掠了进来，笑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”玉手一扬，带起一阵极为轻柔的掌风飘在谢铿身上。

谢铿一惊，身形后引，猛往上拔，他怕这少女的一挥掌里，蕴含着那种霸道的毒性。

哪知他用力过猛，这土窑高才不过丈许而已，他这一往上蹿，头立刻碰着土窑的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得脑袋隐隐发痛。

那少女扑哧一笑，道：“别紧张！”谢铿落在地上，满面通红，他自出道以来，从未遇过如此尴尬的情形，脑袋虽痛，连摸都不敢摸一下。

童瞳此时，可笑不出来了，他心有内疚，自愿一死，这倒不是他畏惧谢铿在江湖上的势力，而是他当日在掌击虬面孟尝之日，的确做了亏心之事，虽然那也并非该由他负起责任的。

他苦练黑铁掌，在深山里一个极隐秘的所在，筑舍而居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无意之间救了一个中毒的少女，那时他并未学会解毒之法，但经他的悉心调护，那少女又是此道的大行家，清醒时一指点，加上童瞳天资极高，竟将那少女救活了。

那少女自称姓丁，叫丁伶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，对童瞳的救命之恩，愿意以身相谢。

但童瞳虽不善良，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不肯乘人之危。

丁伶这才真正感激，对童瞳说出了自己的来历。

原来这中毒少女竟是江湖上闻而色变的无影人，她幼遭孤露，不到